

# 金融支持我国农村精准脱贫效应研究 ——基于2014—2020年省域贫困县数量变化视角的经验分析

潘锡泉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基于我国2014—2020年省域贫困县数量变化(减少)视角,从实证角度评估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精准脱贫的成效,并进一步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脱贫成效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金融是推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手段,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在推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方面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不同类型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精准脱贫的成效存在较大差异,相比较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的成效明显强于传统金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的成效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性,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从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培植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创设更多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场景和开发更多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视角,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巩固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并进一步赋能我国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居民致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贫困治理;精准脱贫;传统金融

**中图分类号:** F832.0, F8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21)04-0043-07

## 一、引言

自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省域贫困县数量不断下降,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全国贫困县覆盖面从2014年的22个省份下降为2020年的7个省份(广西、贵州、甘肃、宁夏、四川、新疆、云南),数量从832个减少到52个,并如期在2020年底实现了剩余52个贫困县全面脱贫。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有效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回眸我国脱贫攻坚过程,金融作为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各地脱贫攻坚实践中,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发展不仅为我国在2020年底实现全面脱贫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如何更好发挥金融支持作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居民脱贫之后的致富起到了铺垫作用。基于上述背景,客观回顾和评价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成效,尤其是作为金融数字化成果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效进行评估更

**收稿日期:** 2021-05-15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汇率视角的中美货币政策溢出、协调及治理机制研究”(LY18G030007);杭州市社科规划课题“金融科技支持杭州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研究:理论与实践案例”(Z19JC118);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重点课题“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统计测度及实现路径研究”(2021ZD01);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金融服务双循环创新团队”建设资助项目(2021XS01)

**作者简介:** 潘锡泉(1985-),男,浙江新昌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

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为我国乡村振兴视域下金融助力农村居民致富提供思路。

## 二、文献综述及述评

金融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手段,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数字化的重要体现,对金融业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撬动作用,为我国农村居民跨越时空更好地获得金融服务,降低农村居民金融准入门槛和提升金融覆盖面奠定了基础。有关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助力农村减贫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韩悦和仲深(2015)<sup>[1]</sup>基于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效应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认为,包括民间借贷在内的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减贫的稳定性不强,而正规金融有利于减轻农村贫困,并由此提出大力发展正规金融推动农村减贫的建议。尹雪瑞和夏咏(2019)<sup>[2]</sup>以新疆为例,测算了新疆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研究了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减贫的影响。该研究得到,新疆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东疆发展水平明显要高于北疆和南疆,农村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的减贫效应存在倒“U”型关系。郭国峰和张颖颖(2021)<sup>[3]</sup>提出农村经济发展是降低农村贫困的重要基础,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体系资金的支持,普惠金融作为扶贫扶弱的重要体系,对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先天的优势,并由此分析了普惠金融推动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农村长期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以注重普惠金融风险,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惠献波(2020)<sup>[4]</sup>从普惠金融数字化打破传统金融机构物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带动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升的视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激励效应,提出了以健全数字金融征信体系和建立监管长效机制的方式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陈烨丹和范云芳(2021)<sup>[5]</sup>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并就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如何通过金融服务下沉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释放的作用。周利等(2021)<sup>[6]</sup>从微观视角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该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信贷可得性来帮助农村居民开拓就业和创业渠道,实现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减缓贫困的作用。李雅宁等(2020)<sup>[7]</sup>以我国贫困群体占比最高的贵州省为例,探讨了金融在助力贵州精准扶贫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贵州省9个地级市样本数据,测算了金融在精准扶贫方面的贡献度,结果表明,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对贵州省减缓贫困的作用最强,提出需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农村居民在金融资源方面具备可获得性是贵州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孙继国和韩开颜(2020)<sup>[8]</sup>通过全国153个地级市的微观数据对贫困程度进行衡量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减缓贫困的影响效应,提出了我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发挥金融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作用。张栋浩等(2020)<sup>[9]</sup>利用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视角研究了金融服务降低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现有研究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推动农村居民脱贫进行了较多的尝试,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大多是基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视角进行考察,而本研究则基于我国省域贫困县数量变化视角(反向视角)进行评估,相比于其他文献更为直观科学。因为,我国脱贫攻坚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县数量变化这一可视化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村地区致富。因此,有必要从金融发展,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贫困县数量变化的动态影响视角进行评估,并比较不同类型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成效的影响差异性,也为下一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好地支持我国农村地区居民致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依据。进一步地,还将基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视角进行考察,既可以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成效评估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也可以客观地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致富的动态影响效应。

## 三、实证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为客观评估金融对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效,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成效之间建立实证计量模型如下:

$$Y_{it} = c + a_1 X_{it} + a_2 Control_{it} + u_{it} \quad (1)$$

其中,  $Y_{it}$  表示农村精准扶贫成效,  $X_{it}$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Control_{it}$  表示影响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其他控制变量,  $u_{it}$  表示误差修正项。

为进一步比较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成效的差异性,建立传统金融发展与农村精准扶贫成效之间的实证计量模型如式(2)所示:

$$Y_{it} = c + a_1 Z_{it} + a_2 Control_{it} + u_{it} \quad (2)$$

其中,  $Z_{it}$  表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其他变量与模型(1)相同。

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成效( $Y_{it}$ )采用省域贫困县数量衡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X_{it}$ )按照传统做法,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测算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衡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测算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目前仅给出了2011—2018年的数据,根据2011—2018年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样本外预测,得到2019年和2020年的近似值。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Z_{it}$ )参照一般文献的做法,采用各省域年末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衡量。

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口规模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省域GDP衡量,对外开放水平采用该省域进出口总额与GDP比重衡量,人口规模采用该省域当年人口数量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采用该省域公路里程数衡量。针对规模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实证研究时均进行取对数处理,以减少异方差性。

实证研究所涉及的变量主要来自于各省历年地方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对于统计年鉴中不存在或缺失的数据,则通过省级地方政府统计公报以及爬虫技术从网络获取。

#### 四、金融支持我国农村精准脱贫成效实证评估及比较分析

##### (一)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影响评估及分析

我国精准扶贫在2013年首次提出,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样本期选取2014—2020年的年度数据,样本省域为2014—2020年期间存在贫困县的省域(包括在2014—2019年期间完成贫困县清零的省域),共计22个。考虑到实证研究的样本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影响评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影响效应评估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0.0583*** (-5.39)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395*** (-4.65)
对外开放水平	-0.0228*** (-3.32)
人口规模	-0.0028 (-0.483)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0.0847*** (-3.59)
常数项	1.9382*** (5.24)

注:\*\*\*表示系数估计值至少在5%显著性水平显著(下同)。

表1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贫困县数量的影响效应为负数,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省域贫困县数量,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提升,与理论预期一致。从经济学意义上,金融仍然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手段,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凭借数字化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度应用,突破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了农村贫困地区人群的金融准入门槛,提升了农村贫困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对于农村贫困群体通过金融手段实现就业以及创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实践中,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居民提升金融服务获得感也较为明显,借助智能手机、APP等可以给那些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的农村贫困群体提供集远程开户、多种选择的聚合金融服务,同时也

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将农村贫困群体和商业银行关联起来,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建直销银行等金融服务平台,连接政府、商业银行和农村贫困群体,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以市场导向为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和农村商业金融体系相互融合的金融服务机制,提升农村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地,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往往以三农为主体,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进三农建设更具有优势,可以给三农发展提供重点支持,围绕县域、普惠和特惠等主题,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三农中,推动小微企业、农户的金融服务发展,推动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开展贫困户建档立卡,扶持贫困地区产业项目,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农村贫困地区开展精准扶贫项目提供及时、小额的贷款业务,助力农村地区精准扶贫。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能够促进农村地区闲置资金的储蓄更多地应用和转化为农业贷款,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贷款资金支持,推动贫困地区农村、农业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为农民通过金融服务(比如理财)享受高额效益提供了机会。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更好地解决了我国金融服务的不均衡性。比如,金融资产在部分区域高度集中,在城乡区域(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高度匮乏的现状,从而缓解农村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缺失现象。

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我国省域贫困县数量的影响效应为负,对我国农村地区精准脱贫具有显著的成效。人口规模(数量)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这意味着,我国农村是否能够有效实现精准脱贫与该省域人口规模并不存在显著关系。这也得到了现实的佐证,譬如,宁夏、甘肃等省人口规模较小(数量较少),但省域贫困县数量却并不少,农村居民精准脱贫成效相对较弱,同时也是属于最后一批实现省域贫困县数量清零的省份,而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却较早地实现了省域贫困县数量的清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远远高于宁夏和甘肃等省。相比较而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居民脱贫的成效影响最显著,且最为有力,这再一次验证了“要脱贫,先修路”的道理。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居民将农产品向城市输送,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 (二) 传统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影响效应评估及分析

为比较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效差异性,进一步评估传统金融发展对省域贫困县数量变化的影响效应,如表2所示。

表2 传统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影响效应评估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传统金融发展	-0.0216*** (-3.57)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416*** (-2.98)
对外开放水平	-0.047*** (-5.24)
人口规模	-0.0164 (-1.2075)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0.1137*** (-4.55)
常数项	2.0642*** (3.27)

表2估计结果显示,传统金融发展对我国省域贫困县数量的影响效应显著,有利于我国省域贫困县数量的减少,表明传统金融发展对于精准扶贫的成效同样显著。但相比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成效,传统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效明显要弱(系数估计明显要小),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传统金融对于农村贫困群体而言的准入门槛存在过高现象,农村贫困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较弱,金融服务对农村居民的广覆性仍存在较为薄弱空间的客观事实。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影响与表1估计结果一致,不再重复解释。

## (三) 区域差异性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已经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具有显著的成效,且明显高于传统金融。那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

(根据传统划分方法)进行进一步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区域差异性评估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0.1026***(-4.86)	-0.0643***(-3.61)	-0.0348***(-4.09)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984***(-3.78)	-0.0647***(-3.95)	-0.0473***(-2.96)
对外开放水平	-0.1349***(-4.67)	-0.0674***(-5.48)	-0.0228***(-2.92)
人口规模	-0.0762(-1.4784)	-0.0594(0.9843)	-0.0327(-4.39)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0.1564***(-3.36)	-0.1049***(-2.96)	-0.0837***(-2.68)
常数项	1.0948*** (2.77)	0.9848*** (4.33)	0.7684*** (3.58)

表3的区域差异性估计结果显示,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部以及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效依然显著(有利于东中西省域贫困县数量的减少),但对于不同区域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效确实存在显著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省域贫困县数量减少的促进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最弱,这也与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实现贫困县数量清零,西部地区贫困县数量清零速度相对滞后的现实一致。尤其是最近几年,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于中西部地区省域贫困县数量的减少和农村精准扶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与前述表1和表2估计结果类似,除人口规模变量以外,其他变量同样对农村精准扶贫存在显著成效,但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对外开放水平相对更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更有利于省域贫困县数量的减少。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然是推动省域贫困县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因素。

#### (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地区居民致富的成效分析(精准扶贫成效稳健性检验)

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省域贫困县数量重新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就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致富成效进行分析,同时也是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成效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对农村贫困地区居民致富的成效(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0.0948*** (4.28)	
传统金融发展		0.0294*** (3.32)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1473*** (5.33)	0.1093*** (3.43)
对外开放水平	0.1167*** (4.27)	0.0847*** (5.51)
人口规模	-0.0128*** (-4.28)	-0.0037*** (-2.68)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0.0948*** (3.57)	0.0828*** (4.32)
常数项	1.0857*** (3.51)	2.0983*** (5.25)

表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传统金融发展均会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同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传统金融,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致富成效要强于传统金融的结论。同时,也佐证了前文实证检验的结果,故选取省域贫困县数量这一更为直观的可视化视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成效的评估具有很好的稳健性,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 五、结论及建议

“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国家明确提出了要发挥多种类型金融服务来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农村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数字化的重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领域。根据我国 2014—2020 年省域贫困县数量变化视角,就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进行了客观评估,并进一步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对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效进行了比较,剖析了不同类型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及其差异性,同时还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为更好地开展金融助力农村居民致富提供经验依据。研究得到:(1)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在推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利于我国省域贫困县数量的减少,传统金融发展对省域贫困县数量减少同样有效,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发展是实现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成效显著。(2) 不同类型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居民实现精准脱贫的成效存在较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的成效明显高于传统金融。(3)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的成效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性,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4)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推进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的最关键力量,验证了“要脱贫,先修路”“要致富,先修路”的价值理念。(5) 金融发展,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是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重要利器,对于我国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更好地实现农村居民致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研究,提出以下数字普惠金融赋能我国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地区居民实现致富的对策建议:(1) 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数字化成果,降低了金融服务准入门槛,拓宽了金融服务覆盖面,相比于传统金融对农村致富具有更大的优势,政府应该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投入,包括要素保障投入、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投入来创造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硬件,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中小型企业中的应用,帮助农村地区更好地致富。(2) 培植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发挥政府、学校和金融机构的合力作用,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品和服务宣传,培植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譬如政府通过学校教育来宣传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知识,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服务下乡等形式,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知识进农村、进农户,帮助农村居民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应用意识。(3) 金融机构需要创设更多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场景和开发更多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建议金融机构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居民设计针对性更强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来精准研判农村居民的信用和风险,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创设更多符合农村居民需求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农村居民拓宽增收渠道,实现更好地致富目标。

## 参考文献:

- [1] 韩悦,仲深.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分析——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商业经济研究,2015(8):102-104.
- [2] 尹雪瑞,夏咏.农村普惠金融测度及减贫效应——基于新疆 82 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18):161-165.
- [3] 郭国峰,张颖颖.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支持农村发展效应研究[J].征信,2021(2):88-92.
- [4] 惠献波.数字普惠金融扶贫效应及巩固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3):115-118.
- [5] 陈烨丹,范云芳.农村金融发展减贫动态效应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3):162-165.
- [6] 周利,廖婧琳,张浩.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居民贫困减缓——来自中国家庭调查的微观证据[J].经济科学,2021(1):145-157.
- [7] 李雅宁,耿建芳,王欢欢.贵州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效应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0(S1):65-71.
- [8] 孙继国,韩开颜,胡金焱.数字金融是否减缓了相对贫困?——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 2020(12):50-60

[9]张栋浩,尹志超,隋钰冰.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J].南方经济,2020(10):56-75.

##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Support on Rur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the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0

PAN Xiquan

(Zhejiang Finance Vocation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my country from 2014 to 2020,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in my country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Moreover, the paper furth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finance development on rur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my country. A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my country's traditional financ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or rural areas of my country. Different type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y country's rural areas. In comparis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finance in achiev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my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achiev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or rural areas of my country varies significantly from region to region, with the eastern region being the strongest, the central region second, and the western region being weak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ultivating rural residents' awarenes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reating mor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developing mor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produ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chievemen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nd further empower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rural residents to get ri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 country's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raditional finance

(责任编辑:张秋虹)